

THE LAST DREAMS OF OLD SHANGHAI



上海的最后旧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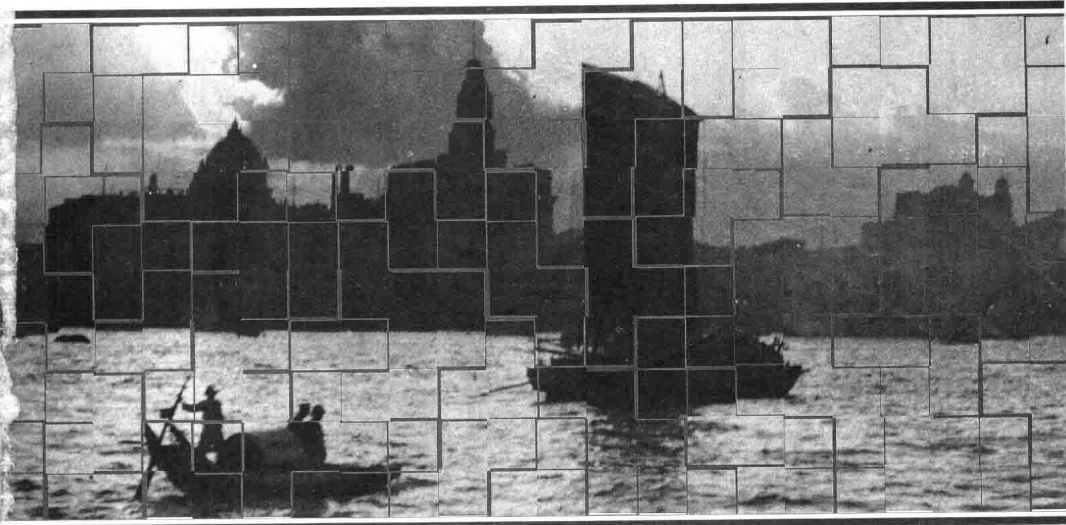
树 棠著

01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的最后旧梦

树 彘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江建忠

图片提供：张锡昌

美术设计：张 炜

上海的最后旧梦

树 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375 插页 5 字数 75,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25-2578-3
Z·335 定价：15.50 元



若是从1843年上海开辟第一块租界算起，“十里洋场”在这座逐步发展起来的都市中存在过一百多年，而其所产生的影响直至今日尚未消失。

我在这片被称为“十里洋场”的土地上度过了童年、少年和一部分青年岁月。由于家庭背景和其他一些原因，我当时所接触的社会环境要比另一些同时代人更多更复杂些。这些见闻虽谈不上能见证历史，但也正如俗谚所说的“没有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

随着时光流转，岁月留给这座城市的旧痕正在逐渐消淡。在这样的时刻，把我过去的某些所见、所闻、所历记叙下来，对读者来说，也许能在迎接新世纪之际，对即将结束的旧世纪增添一些了解。同时，这也算是我个人对旧日梦境的一个告别，因为人总该是更多地向前看的——无论到了多大年纪。

目

录

前言 ----- 1

舞厅“四大名旦”----- 1

钗光鬓影夜总会 ----- 13

消失的爵士乐手 ----- 25

黑白帷幕下的旅馆 ----- 37

咖啡馆的昔时温馨 ----- 50

半世纪前的西餐馆 ----- 61

“顶级”女装数谁家? ----- 73

绅士的“包装” ----- 81



上 海

The Bad Land—— 歹土-----87

静安寺枪声-----99

跑马·跑狗·回力球-----111

兆丰总会与“黑猫”王吉-----125

无根的人——白俄在上海-----137

法租界旧痕——克莱门公寓-----149

Rio Rita——丽娃河-----155

大上海的小空间（虹桥俱乐部）-----161

的

最

后

旧

梦



舞厅“四大名旦”

在一些描述旧上海的故事片或电视剧里，常能看到跳舞的场景，按照剧情内容和参加者的身份，那地方应当是所夜总会或是高档舞厅，但我看来看去往往觉得不像是那么回事，银幕或荧屏上出现的那些地方、那些乐队、所奏的乐曲和跳舞的男女都像开设在大世界游乐场中或是开设在弄堂里的那些低级舞厅。

这些应该和编剧者并不相干，编剧在文学剧本上大概只写上“舞厅中”三个字，场景应是由导演作主安排的，乐队所奏的乐曲也是应当由他选定的。

于是我便生出个疑问：那些导演先生（女士）到底有没有见过旧上海滩上的夜总会和高档舞厅？

再想想又觉得也难以苛求他们，从1952年取缔营业性舞厅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了，眼下65岁以下的上海人恐怕很少有机会去过那些地方。即便上了年纪的，也未必都去过那些地方，当时的上海有许多人衣食尚且不周，能跑夜总会和舞厅的只是极少数人。

我自小喜欢“武”行，练拳击，打垒球（那时候还没有打棒球，男女都打垒球），学击剑，而且生性好勇斗狠，对跳舞这一道从未热衷过，一些难度较高的舞种如吉特巴、探戈、快华尔兹等始终没学会或从没跳好过。但我却很喜欢听



爵士音乐，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立体声音响，更没有CD碟片，最高级的只是在电唱机上放送78转或 $33\frac{1}{2}$ 的胶木唱片，听觉效果和乐队现场演奏截然不同。因此即便没有舞伴，我也常会到一些舞厅和总会中去“摆拆字摊”，欣赏乐队的演奏，当然也会顺便观看一下里面那些红男绿女。

这样，在我大学生涯的前两年里，几乎走遍了上海滩上所有高档舞厅，也去过不少家不对外开放的总会。要上杯咖啡或鸡尾酒，在那里泡上两三个小时，不用担心受到侍者的白眼，也不会像眼下某些地方那样有妙龄女郎上前来兜搭。

那时，我喜欢唱那种被称为 cowboy song 的美国西部乡村歌曲，也学过弹奏西班牙吉他，但由于缺乏毅力，不肯下苦功夫，终于没有学成。就连“半瓶醋”的水平也没达到。

在我当时的朋友和同学中，有几个在学习乐器演奏爵士乐曲方面比较成功，其中有人在两三年后“下海”当了职业乐手，在舞厅或总会中献艺。80年代之后，他们中有人重作冯妇，成了老年爵士乐队的乐手，在上海的和平饭店、衡山宾馆、百乐门舞厅和南京的金陵饭店等地方演出过。当我坐在乐台前瞧着那些已经谢顶或是白发苍苍的故友们时，再追忆我们的青春岁月，不禁感慨系之，嗟叹将近半世纪的时光就这样匆匆地从我们身上流过去了。正如刻在伦敦桥塔上的那句铭文：“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one”（时光潮汐不待人）。

正因为有过这几年的“课余生活”，我才在1995年写出了那部描述一个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爵士乐手一生命运的长篇小说《爵士之恋》。书中主人公金彼得是我好几位旧友的组合体，当然也经过艺术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理想化了。

我没调查过半世纪前上海到底有多少家舞厅，凭着依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九日

同樂茶舞會

◁慶祝國慶紀念週一本社▷

十月十日

第一男子服裝展覽

◆得難常異◆樣式種廿◆舉創上滬◆

愛仙妹舞團

◆次三演表人六十◆舞術藝一唯持主人西◆

節目簡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占樂	粵樂	鋼琴	崑曲	口琴	奏笛

等 等 等

入場券及茶券
每位二元
奉送茶點
亦可加入
份一刊特裝時報書影攝送附速從定欲多無位座

大華飯店
參加空前盛會
自下午三時起

座定
座一
明日
今日
在南京路五十六號
大華飯店門口
華光聯歡社啓

稀的记忆记得大约有二十多家，大半集中在现在的黄浦区

和静安区里。如在西藏路上有米高美和维也纳，南京西路上

由东向西有小都会、大沪、高士满，而延安中路上和以南地

区则有大华、维纳司和伟达等。这些都属于中小型舞厅。这

些舞厅大多面积不大、装修庸俗，乐队水准平常，因此所去

的舞客的流品也很混杂，场内常会发生因争风吃醋或“白相

人”为“扎台型”而打架群殴，有时甚至会拔枪相向，因此

一般家境富裕而又害怕惹事的顾客是很少会光顾那些地方

的。

大华
饭店登
在《申报》
上的广
告。

在旧日上海滩上，经营舞厅的和那些开赌台、戏院、浴

室、茶馆的老板一样，都有黑社会背景，即使有少数不是黑

道人物，所聘的经理和“抱台脚”也必是黑道中人，否则就





得在“官面”上有得力后台。为了各自的利益，那些黑道人物之间的明争暗斗几乎从不间断，有时甚

每票一舞，概不賒欠。如愿多付，亦受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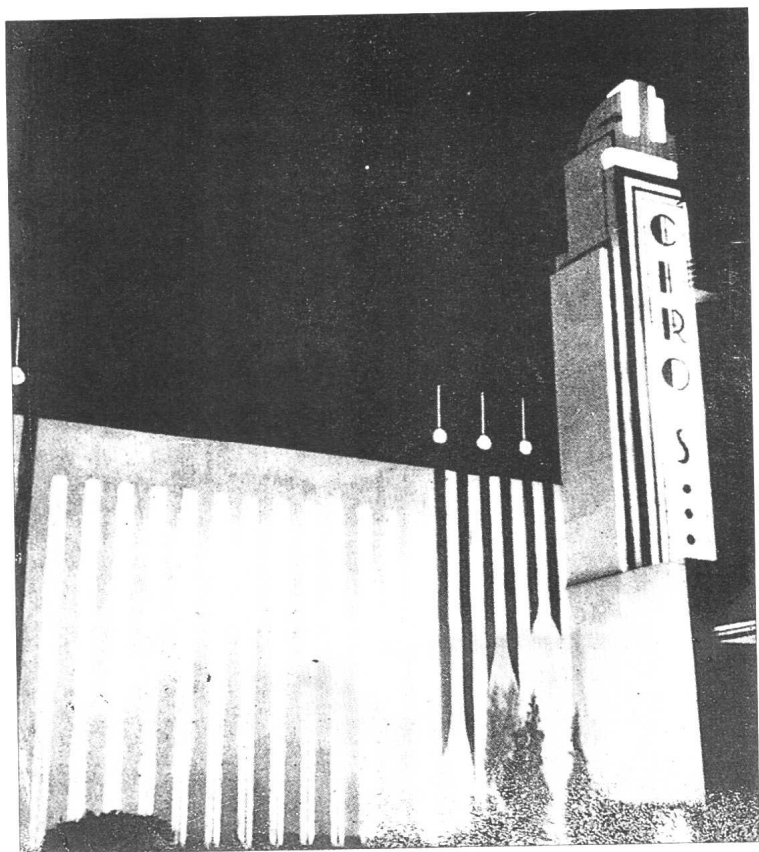
至演变成相互残杀。1948年发生的米高美舞厅“抱台脚”仇连环在福州路大西洋西菜馆前被杀一事是轰动上海滩的新闻。仇连环是当时上海有名的流氓，为人十分凶悍，当时他被冲上来的好几名杀手围住连砍多斧之后还拔枪射伤对方两人，直至两臂被全部斩断方才倒地流血而死。

因此若把当时的舞厅看作是现在某些区文化馆附设的舞厅那样是个进行文化娱乐的场所，那便大谬不然了。但在当时只要本人并无黑道背景，又并不想到那里去招摇生事的话，一般也不会遇到麻烦，侍应人员也会谦恭有礼，也极少听到那种眼下常闻的“宰”客事件。老板和经理虽多为黑道人物，但他们开舞厅是为赚钱的，倘若把顾客都赶走吓跑了，那又从哪儿去赚钱呢！

从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末期，上海最有名的舞厅是仙乐斯、百乐门、新仙林和大都会这四家，都集中在原来公共租界的地面上。用现在的话来说，仙乐斯舞厅是家“外资企业”，它的投资者是上海三大犹太裔富豪之一的艾利·嘉道理(Elie Kadoorie)，便是眼下上海市少年宫那幢大理石大厦的原屋主。他加入英国籍，并被册封为爵士。由于他本



人喜爱跳舞，便投资在静安寺路东段一块属他私有的地皮上建造了这座仙乐斯舞厅，是一幢圆形建筑，其规模居当时上海各家舞厅之首。聘请了一个姓范的人当经理，此人同上海黑道中头面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等均有交往，所以从没有那些流氓“蟹脚”敢到那里去惹是生非，这样便吸引来不少上海“上流社会”的男女客人。因此尽管那里的消费是当时上海舞厅中最高的，但仍是生意兴隆，每晚华灯初上时，各种不同牌子和型号的汽车往往会排起长龙。



1935年
开张的仙
乐斯舞厅，
后来曾改
为上海杂
技场。

对一家舞厅来说，能否挨得进高档次，门口的气派和内部装修及侍应的态度等方面固然要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



聘用的是什么样的乐队。把演奏的乐队比作为这家舞厅的“灵魂”，是并不为过的。因为正像眼下流行当“追星族”那样，当时也有一批舞客——尤其是自带舞伴的舞客是专捧某支乐队的，如果乐队更换场子，他（她）们也会跟着转移过去。因此，乐队的演奏水平会直接关系到舞厅的营业好坏，那些坐着汽车来花钱的“上等”舞客是决不肯走进一家乐队奏得像在商店门前大拍卖那样的舞厅中的。

在亚洲各国中，菲律宾人所具有的音乐细胞无疑是最丰富的。我去菲律宾旅行时，在马尼拉和其他城市的街头巷尾，常能见到三五成群的年轻男子聚在那里，抱着吉他或四弦的“尤格里里”弹唱着自娱，弹唱水平一般都不算差。而在香港，至今那些夜总会和“怀旧舞厅”中所雇用的乐队几乎清一色是菲律宾人，本地乐手是很难插足其间的。

半世纪前，上海高档舞厅和夜总会中的乐队，都聘用菲律宾人，中档舞厅也大多雇用菲人乐队，只有那些花不起钱的小舞厅才雇用华人乐手。我曾到其中一家名叫“伟达”的小舞厅去摆过“拆字摊”，那里四名乐手所奏出的乐曲实在不忍卒闻，真是像在商店门前大拍卖招揽顾客那样。

1946年至1949年间在上海各家舞厅中演奏的菲人乐队不下于十支，其中较出众的有梯诺（Tino）、马罗（Moro）、康尼（Cony）、洛平（Robin）和勃比诺（Bonbeno），而最有名的是仙乐斯中的洛平·山姆逊（Robin Samson）当领班的那支乐队。

洛平是个管乐手，擅长吹奏小号和黑管，他领导的这支乐队选奏的大多是那些旋律较为缓慢而优美的乐曲，即所谓Swing music，因此很受大多数舞客欢迎。1949年之后，洛平乐队离开上海回国，仙乐斯又续聘了以钢琴手康尼·佛兰西斯可（Cony Francisco）为领班的乐队接替，由于演



奏风格与洛平乐队相似，仍能受到欢迎。

康尼乐队在1952年离开上海去香港，先后受聘于当时香港最有名的夜总会丽池和百乐门，成为当时香港最有名的爵士乐队。

仙乐斯舞厅在上海取缔营业性舞厅之后关闭，一度改为演出评弹节目的书场，以后又改建为上海杂技场，相信曾有不少读者到那里去观看过演出。前些日子我经过那里，看到已被拆平，但新建筑还没有造起来。

另一家占地很大的舞厅是原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上的新仙林舞厅。那里前面有一片场地，因此每到夏季便开设夜花园，能招揽更多舞客。从1948年起，那里聘用了一支吉美金（Jimmy King）大乐队。这是上海第一支进入大舞厅演奏的华人乐队，人数达15个，以一支爵士乐队

红男绿
女，翩翩起
舞——当年
舞厅一角。



而言，可谓十分庞大，因此也吸引来不少舞客。乐队领班吉美金曾肄业于上海一所有名的教会大学，从一名业余乐手而“下海”当了专业“洋琴鬼”。50年代后期去了安徽。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便重操旧业，组织起乐队在南京金陵饭店和上海衡山宾馆演奏。约在十年前病故，倘若还在世，该有八十开外了。

新仙林舞厅在取缔营业性舞厅后改建为溜冰场，以后又改成静安区国际体育俱乐部。现在也因批租而拆掉了。

大都会舞厅开设在新仙林对面，虽然舞池面积要小得多，但当时在上海也算是一家高档次的大舞厅。前些年恢复开放舞厅之后，在原址上又开出了用原名的舞厅。由于重新开放后没再进去过，因此无从知道里面和过去有何不同。

百乐门舞厅在静安寺愚园路和万航渡路（原名梵皇渡路）转角处，是一幢外观堂皇，内部华丽的建筑。里面的舞场共有两层，二楼是大舞场，三楼则是个有着个玻璃面舞池的小舞场。日伪时期，静安寺在“沪西歹土”之内，因此常有许多汉奸到那里去跳舞作乐，于是便屡次在那里发生刺杀汉奸的事件。每当发生这类事件，日本宪兵队的76号的汪伪特务便大举出动，封锁周围道路搜捕刺客。当时我家便住在百乐门西面不远的愚园路上，每逢封锁戒严，便能猜到准又是百乐门里出事了。

在文学作品中，百乐门似乎比仙乐斯、新仙林等同业出名得多。仅我所看到的，就有好几部小说将这地方作为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景，其中也包括我那本描述“沪西歹土”的长篇《昨夜风雨》。根据吕铮所著畅销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改编拍摄的故事影片《保密局的枪声》中，也有不少是百乐门舞厅的场景。

百乐门停业后改为红都剧场，眼下其中的一部分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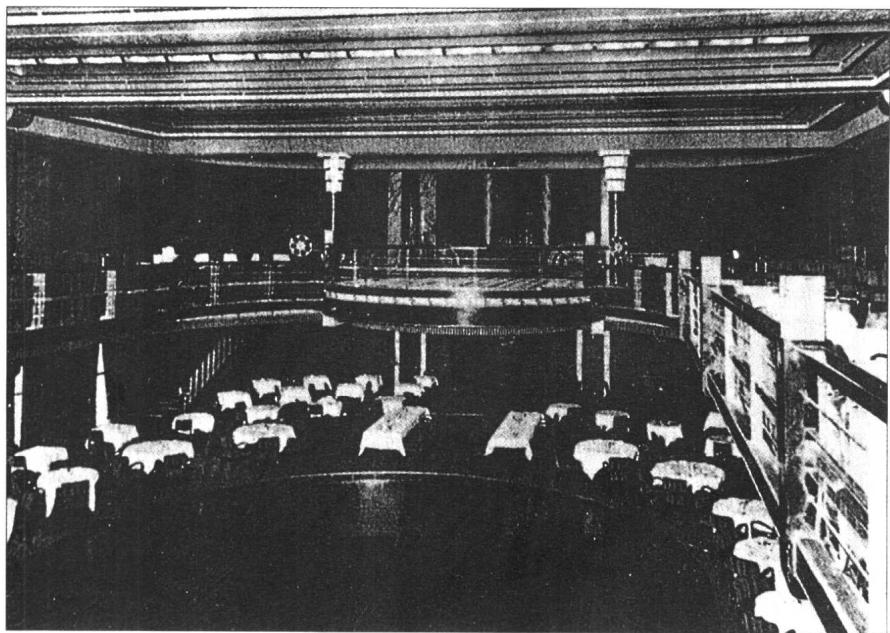
建为舞厅，仍用原来的名称，因此现在是剧场与舞厅同时并存。

前年，我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看到以全版报道上海百乐门舞厅和在其中演奏的那支老年爵士乐队，里面有个我熟悉的名字，是乐队中一位姓彭的歌手，是我在中西女中第一附小和东吴大学附中时的同学。他



百乐门舞厅的昔日与今朝。





百乐门舞厅三楼的“买斯千斤”有当时上海独一无二的玻璃舞池。

是清末大官僚、交通大学创办人盛宣怀的外孙。

《星岛日报》是香港一份历史悠久的大报，肯用整版彩版来报道百乐门舞厅的情况，看来还是沾了那块“老牌子”的光。

那时那几家大舞厅中的菲人乐队的演奏技术都是很娴熟的，快、慢华尔兹（快、慢三步）、勃鲁斯（四步舞）、伦巴、吉特巴（又称“水手舞”）、探戈、桑巴、恰恰、曼蒲……甚至连进行曲（march）全都会奏。这些乐队很能紧跟“潮流”，国外流行出一首什么样的乐曲，不多几天就能搬进上海的舞厅里演奏了。

当然，与之相应的是在那些舞厅里的舞女也必须会跳所有那些舞曲，否则是无法为舞客伴舞的。



旧日上海的舞厅和夜总会之间的最大区别便是舞厅中有舞女伴舞，而上夜总会则必须自带舞伴。

当然，舞厅并不是个色情场所，里面的舞女也并非娼妓，但既有了伴舞女郎，其中可能包含的色情成份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眼下那些有“三陪女”的KTV和夜总会，若是说其中并无黄色成份，那很可能是自欺欺人。

1952年上海取缔营业性舞厅之后，舞女也同时被取缔，但随即又出现了一批“地下舞女”，活动在一些夜总会、酒楼和咖啡馆之中，直到1954年在治安部门严厉取缔下方才绝迹。

